



軍隊的女兒

邓 普



01010442195R 郑州大学图书馆

軍隊的女兒

邓 普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0214101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中篇小说，写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位女战士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的故事。书中的女主角叫刘海英，她在十五岁的时候就报名参军，到新疆去支援边疆建设。想不到正在她健康地成长的时候，因为抢救国家财产，接连遭受了两次严重疾病的打击，变成了一个又聋又瘫的少女。刘海英此后的一生怎么办呢？

正象书里所写的，“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人，应该经得起霜打。应该在健康的时候能成长，在疾病中也能成长，就算在灾难中同样能够成长！”本书有不少的篇幅，就是描写刘海英和疾病作斗争的。农场里的老场长和其他同志，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给她极大的教育和鼓舞。医院里的医护人员，为她费尽了心血。海英自己呢？她忍受着肉体上的极大痛苦，克服中耳炎和瘫痪。等她自己的健康稍有起色，就积极去帮助医院里的病员。

又聋又瘫的刘海英终于变成一个精神焕发的女青年。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在我们革命军队的大摇篮里，刘海英在思想和身体上，都健康地成长起来了。

封面 插图：高 泉



军队的儿女

邓 普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9印张 2插页 165千字

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6次印刷

印数 353,001—416,000册 定价 0.60元

—

春天的早晨，弥漫在湘江两岸的夜雾刚刚散去。

乡村的小渡口和岸边的马莲草、晶晶莹莹的露珠和开始吐出芬芳的野蔷薇，全都笑咪咪地迎着从仙鹤峰升起的太阳，反射出一片红艳艳的、灿亮夺目的色彩。湘江两岸的柳树林在度过了令人悒悒不快的冬天以后，拚命吱吱地吮吸着大地的乳汁，抽出了数不清的新枝嫩芽。那些米黄米黄的槐树花，好象金色的烟霭，笼罩着大刘庄的池塘、茅舍、牛栏、茶园……把镇上中学校的洁白粉墙染成一片橙红色。

快乐而调皮的东南风摇曳着所有能够摇动的树梢，发出喧哗的欢笑，然后在水平如镜的湘江吹起乐洋洋的涟漪，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吹去……

要是能变作一阵风，那该多好哇，张开翅膀，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，什么理想都能立刻实现！可惜不行呀，眼下刘海英要渡过这条湘江，只能等候独脚的二虎伯伯的渡船。二虎伯伯还在对岸慢吞吞地屏着舱里的积水，唉，他不知道人家有多么紧要的急事赶着过江呢。

怎么不是急事？一九五二年，祖国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走向抗美援朝，走向军事干部学校，走

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列。那么多人都“优秀”啦，可她光是送人家去“优秀”，没有轮到她，唉，多泄气哪！

现在，她的机会到底来了——她可以到遥远的、神秘的、茫茫无边的新疆草原开拖拉机，那是个多么辽阔而豪犷的地方啊，况且又恰巧是爸爸要她做的事情。十二年前，爸爸在光荣牺牲时写信给妈妈说：“……旧中国好象暴风雨中的破船，我们的孩子一定会生活在新的时代，拖拉机将要……”一定是“将要”由她驾驶，她早就有了这个伟大的理想啦。关于理想，老师（也就是妈妈）说过的，“在这个伟大的时代，年轻人应该有崇高的理想，应该把青春献给祖国！”可见，妈妈一定是同意她去新疆开拖拉机的。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赶快去报名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

海英就是中学女校长牟兰同志的独生女儿。“今年十五岁，一天都不短。”有这么些年龄也算不简单哪，可是要论她的模样，咳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喽。乡亲们都认为她是个模样很可爱的女孩子，只有她自己才为模样伤透了脑筋——人家初中三年级的女同学，脸颊都露出一点点年轻人的棱角啦，可她还是圆溜溜的，象个正在树上长着的淡绿色的苹果。她也并不是没有在背地里拚命捏她的鼻子，就算捏得红通通的，可这个倒霉的鼻子还是那么调皮地翘起来，没有半点老成持重的样子。至于她那两条小辫，更是短得甭提了，根本就不象个大姑娘那样柔软地垂在肩膀上，而是在齐耳根的地方就弯弯地向上倒竖起来，活象两根钓鱼钩。这算什么长相啊，又娇小、又秀气，一定是因为有这些缺点，那些伯伯、叔叔、奶奶、婶娘，还有什么的，总是爱把她搂到跟

前问长问短，好象她还不是一个读过世界历史、懂得地球在一万年前发生过什么变化的中学生。提起这些，她要气得满脸通红。可是这怪谁哩，生成这样，就只好这样了。

二虎伯伯的渡船摇过来了。这个缺了一条腿的独脚老人，威风凛凛地站在船尾，湘江上刮风起浪他也是这样。很少有人会用金鸡独立的姿势挺直腰板摇橹，但老人连气都不喘一口便可以将渡船摇过一里多宽的湘江。

二虎伯伯的那条腿，是十二年前跟着海英爸爸打游击的时候负了重伤锯掉的。爸爸在皖南事变时牺牲啦。海英每次坐二虎伯伯的船过江，老人总是抚摸着她的头发，用竹篙量着老战友的女儿，从乱蓬蓬的长胡子中发出愉快的笑声：

“噢噢，小海英又长高了一点儿……”

小海英、小海英，就是二虎伯伯这样喊起来的。别说同学们啦，连妈妈也这样喊她——只有在课堂点名，才正式叫她刘海英。

“二虎伯伯，从今天起别再叫我小海英啦，不小啦。”

老人弄清楚了取消这个“小”字的原因，原来是小海英要去报名参军，他格格地笑得浑身抖动起来，差点儿没噎着……

“二虎伯伯，快别这样。”她揪着老人家的衣襟苦苦恳求着，“这么多人来坐船啦，别笑，别笑……”

“好吧，好吧……”二虎伯伯真的不笑了，不知道怎的，这时他皱起又粗又浓的白眉毛，不满意地摇着头，嘟哝起来：“吓，我那寡嫂子也真是……孩子还小嘛！”

海英真想告诉老人家，是她瞒着妈妈去报名的，不是妈妈让她去的，后来她到底还是拚命憋住。也许因为这个原因，她胀红了脸，有点发慌，不知怎么说才合适：

“暖暖，二虎伯伯……你怎么啦，我还要回来的呀……我一定给你补好那件夹袄才走……”

听了这话，老人有点发黄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阴影，脸色也沉下去了。他没儿没女，老伴也去世了，这两年的衣服全是海英给他缝补的。按说他是荣誉军人，岁数也大啦，区政府早就劝他退休养老了。可是他听了“退休”这两个字就要骂人：“胡扯！光拿钱不干活，当二流子吗！”他最瞧不起二流子，因为二流子有些当过黄狗子。海英常常一面做着针线活，一面津津有味地听老人家讲当年打鬼子和黄狗子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通常都讲到她爸爸，甚至是给老人明显地夸张了的：

“……那些黄狗子，最害怕新四军那个‘指导员委员长’——我们叫指导员，就是你爸爸——他们说，这个委员长跟那个委员长不一样，能文能武，会说日本话，打枪百发百中——要打眼窝就是眼窝，要打上唇误不着下唇……”

“可是日本鬼子不信。他们说，中国人不会有这样的圣贤豪杰，太君才大大的有……”

“哼，有一回，指导员带着我，换了鬼子兵的衣服，偷偷混进了鬼子的王八壳。他一进门，就大声说：‘泥红喽，壳要大，鸡和米漏啦。’唔，意思就是‘天皇保佑，武运长久’。哈哈，你爸爸那口东洋话把鬼子哄得蒙头转向，都把他当做新调来的军曹，哗啦哗啦说开来啦。有个鬼子，还给我一根纸

烟。呸！那算什么烟，他们穷得连烟草都没有，准是用马粪卷的，所以抽起来比放屁还臭。不过我还是装成要接的样子，让他走近点，猛一个扫堂腿把他绊了个四脚朝天。跟着，指导员的二十响就嘟嘟嘟……”

二虎伯伯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。他讲完指导员怎么领导炸桥，又讲他怎么单枪匹马舌战搞磨擦的国民党的师长；甚至刘义生同志——海英的爸爸哪年哪月怎样遇险，怎样跑到中学校，女教师牟兰怎样把他藏起来，后来他又怎样和牟兰结了婚，结婚那天刚好有情况……他全都知道。

讲呀讲的，讲到夜深啦，小海英就在二虎伯伯打鱼的草棚里睡着啦。这时光，老人多半拈亮了昏黄的豆油灯，长久地盯着小姑娘美丽的脸孔：那宽阔的前庭、那晶莹的双颊、那玉石般的鼻子、那睡梦中想笑的小嘴唇……嗨，日子过得好快啊！小海英生下来的第三个月，牟兰老师就病了。这个娇娇嫩嫩的女教师，又没有带过娃娃，又要常常跑情况，身体又单薄，实在难哪！小海英就是他的老伴用米糕喂胖的。如今，她长大了，长得多么象牟兰老师和去世了的指导员——不光模样象，连性子也象——她爸爸是条硬汉子，又是个有见识和有学问的人；她妈妈虽说温温柔柔、文文静静，可实在是个有主意的女人，勇敢坚强呐！知道她在那些黑暗年月战胜过多少困难，就懂得她是多么了不起了……

渡船靠了岸，乘客都走光了。二虎伯伯让海英留下来。他困难地蹲下独腿，抖抖索索地在舱洞里摸呀摸的，摸出了一个日本军用背囊。他把里面的东西，全倒在尽是烂泥浆的船板上。

“把这帆布兜儿拿去。这是战利品，你当兵，正用得着。”二虎伯伯的眼睛湿润起来，一下子，象老了很多。

“二虎伯伯，你留着好吗，我有哩……”

“拿去！”老人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。过了一会，他才恢复奕奕的神采，慈祥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要出远门了，二虎伯伯是个粗人，不会讲什么文理。可是你得记住，现在这个江山不是捡来的，是用血打出来的。再难的事情，也没有比这难呐！……”

“二虎伯伯，我记住你常常说的那句话啦，‘要直着腰板走，象条汉子！’就是说，死了也不能变心！……”

“哎哎，我多会跟你说过这些话？女孩子家……好，好，说过，说过，你还是多想想你爸爸说的那些话吧，那才是真正有学问的话。”

“嗯。”

二虎伯伯最后用洪亮的声音，严厉叮嘱说：“你是革命后代，到了我们队伍，要有出息！……噢，哈哈，去吧。”

湿漉漉的、到处是水潭的公路，驰过一辆辆挂了红布标语的大卡车，车上载满了戴着光荣花的参军青年。嘹亮的歌声，从卡车飞出来，无遮无拦地向绿色的田野和远逝的蓝色山岗飘去：

千里迢迢，

万里遥遥。

我们不怕戈壁茫茫，
不怕瀚海滔滔。
我们走向生活的征途，
走向阳关大道。
再见吧，妈妈！
再见吧，美丽的童年！
再见吧，故乡……

“暖——停停，暖——搭车……”

海英对着每辆汽车叫喊着，可是连最后一辆也都按着喇叭、绕着弯躲开了她，那些驾驶员还笑嘻嘻地向她招着手，却头也不回地溜烟跑掉了。她叹了口气，抖掉灌进雨靴里的泥浆，决心上路了。

好一会，一辆装满行李的老道奇卡车，从后面赶上来。它哼哧哼哧地爬上了坡，准是着凉啦，发动机又打喷嚏又咳嗽，水箱盖象开水锅那样冒出蒸气，所以用不着海英叫喊什么，它就自动停下来——司机到小溪边提水去了。这时候海英看见驾驶室上还坐着一个人，她快乐地大喊起来：

“叶——华——，叶华，你运气真好，搭上车啦。”

“暖呀，我当你变卦啦，原来你在这儿呀，快上车吧。”

叶华是海英最好最好的同学，只比她大两岁。可是叶华就象吃一碗米饭长一寸骨架，长得象黄杨树那么高大。脚上老穿一双男人的球鞋，而且也象男同学那样，从穿孔的鞋洞里冒出豆豉的气味。只有一点和这壮实的体格不相称的，就是她老拿不定主意。这次参军，她们两个人商量好

了，如果海英不去，那叶华是绝对不去的，就算新疆好得象在画片上看到的那样，她也不干。因为“我离开你简直不行，嗯……解答代数题，我没有你，行吗？何况到新疆，恐怕比代数要难。”还有一点，就是她不能看见海英被人欺侮，如果哪个坏小子胆敢跟海英开个不礼貌的玩笑，你瞧她吧，简直凶得象只老虎，连足球队员都害怕她。

“叶华，这车子能坐吗？”

“能坐。他要撵，我们硬不走。”不过叶华否定了这种设想，热情地说：“他不会撵的，这人可好啦。”

驾驶员提水回来了。哎呀，他真年轻，顶多十八九岁，好象还有点娃娃味。不过他那戴军帽的样式和不慌不忙的动作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个老兵。也许就是长大了的“小八路”吧，真的，腰里还挎了支盒子枪哩。

“同志，能让我搭车吗？”

驾驶员眯细着眼睛上下打量了一番海英，装模作样地逗弄说：“你叫声解放军叔叔，我早就答应了。”

海英觉得这真是好笑：“嘿，你这么丁点儿大，也能当叔叔？”

驾驶员不动声色地向水箱里注着水。完了，他顶认真地说：“既然连叔叔也不愿喊，你就走路吧。”

海英气冲冲地跳下车来。“走路就走路。你这人呀，一点儿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也没有。”

司机把严肃的脸孔一抹，立刻就露出又活泼、又诙谐的神气。他嘻嘻笑着，一把抓住要跑开的海英，连请带推把她塞进狭小的驾驶室里。

“行啦，行啦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这是原则性，一点都不能含糊。你到哪儿去呀？”

“进城，参军。”

“嘿，你也参军？啧啧，咱们那里的子女学校还没开办哪！”

“你得了！”叶华抢白了司机一句，跟海英揭他的老底：“你刚才还告诉我，你是十三岁参军的……海英，他爸爸就是招收参军青年的林团长。”

“瞧你罗嗦的，象只下蛋的母鸡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从小跟父亲在一块，吃解放军的奶长大的。”

“母鸡？哼！你知道她爸爸是谁？”叶华轻蔑地瞥了司机一眼，为自己的好朋友大大地争了口气：“她的爸爸是个顶顶有名的烈士。”

“烈士！”驾驶员立刻尊敬起来，为了表示这一点，他从帆布兜里摸出几个大梨子，分别塞给海英和叶华。

“吃吧，吃吧，我请客。对烈士的女儿，更要注意原则性，不能含糊。”

汽车在滑漉漉的、满是水潭的公路上闪来闪去，有时很厉害地颠簸着。小海英认为，要不是这个小八路驾驶，这辆丑陋得象长满疥疮似的老道奇，早就要摔到沟里了。因为对驾驶员有了很大好感，她倒觉得坐在这辆破车上，跟坐在二虎伯伯的渡船上那样令人放心。他们很快就象老相识那样谈起来了。

“你爸爸真是团长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真是十三岁参军的吗？”

“还稍微多一点，快十四岁。”

“你回去告诉一下行吗？你就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你说，报告爸爸，有两个女同志……”

“真是胡来！”

“什么胡来？”

“唉，还当兵哩，浑身老百姓气味。”司机诚心诚意地指出她的缺点：“当了兵，不兴再喊什么爸爸爸爸的。他是上级，我是下级，我叫他林团长，他叫我林班长……”

“有——立正，敬礼，对吗？”

“那倒用不着，可以随便点儿。”

“嗯……”海英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“你十三岁参军，爸爸就同意啦？”

“同意啦，他还认真严肃地对我说……”

叶华抢着说：“我的儿呀，乖乖去吧，以后可得自个儿洗脸……”

“瞧你说的，咱们解放军还有那号子抹鼻涕的软骨头？”

“叶华，你别打岔。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呀？”

林班长神秘地眨了眨眼睛：“他跟我说，榔头虽小干万活，秤锤虽小压千斤。一个人，不怕年纪小，顶怕没志气。”

海英听了这句话，羡慕得直喷嘴。“真好，说进我心坎里啦。”

他们一直这样谈着，到了长沙城的大桥，汽车因为要到火车站送行李，这才分手。

二

对于海英来说，生平最荒唐的事情，莫过于这天報名参军了；最失望、最难堪，也可以说最丢脸的，也恰好是这件事情。

新疆军垦招聘团设在长沙城北的一所学校里。天哪，这里简直是人山人海。学校的外墙，挂着几幅巨大的画着机械化农业的油画，那上面，驰骋在田野的天蓝色拖拉机和在金色麦海中航行的红色康拜因，吸引着成百成千的人。学校里，锣鼓喧天；校门口，人头攒动。她们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办理报名手续的行列。又过了很久，叶华算是顺利通过，到后面院子检查体格去了。可是轮到海英挤到办公桌前，人们都嘘起来，因为她蹠起脚跟量体高，就这么着，也离标准高度有五厘米，差远啦。办理报名手续的干部含笑地将她拉到一边说：

“别胡闹吧，你太小了，下一个。”

“我怎么不行？我决心……我要……”

这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，海英急得满脸通红。她激怒地推开旁边的人，冲到桌子跟前，大声地争辩着、申明着。可是報名参军的人嘻嘻哈哈地把她挤出行列，她根本没有

机会说明什么，便给一个戴眼镜的女工作人员牵着手，带到布告牌跟前：

“请你好好看一看布告。”

看了招聘布告，海英差点儿没哭出来。那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条件：头一条是年满十八岁，还要实足年龄。照这样说，她还得再等三年；可是还有其它条件哩，高度、体格、家长意见……

布告上所有这些规定没有一条海英够得上。她每看一条，都得吸一阵鼻子，气哼哼地嘟囔一会。后来她看到布告的最后署名“招聘团团长林华昌”，猛然想起这就是林班长的父亲，便大发牢骚了：

“哼！你这个林团长，可真是不象话！”

“哦？……啊啊，干吗不象话？”

在布告牌不远的地方，站着一个穿着一件旧军衣的老军人。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，被风霜打成紫酱色的脸膛上，象粗糙的花石的磨盘那样布满了皱纹。有些皱纹将他宽阔的面颊刻画得威武而严肃，有些则使他经常露出慈祥的笑容。他弄到了两箱顶好的蜜蜂，此刻正在用一顶破毡帽将蜂皇后罩起来，数不清的蜜蜂便团团地爬在毡帽的周围，拥成一堆非常奇妙地倒悬着的、仿佛随时都会坠下来的糖浆。他将装蜂的帽子放进蜂箱里，走了过来。

“小姑娘，你干吗骂他？”

“养蜂的老爷子，你知道这个林团长在哪儿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他这人……嗯，讲理吗？”

“讲理，讲理，”老军人奇怪了，“你要讲什么理呢？”

“嘿，他呀，真是自私自利！”

“啊？”老军人好象没有听清楚，“什么、什么？”

“自私自利，就是……一种很大的缺点。”

老军人竭力忍着笑，装得怪生气的：“老天爷，这真是岂有此理。小姑娘，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“他让他儿子十三岁就参军啦，可是我这么大了，却不行。”海英说到这里，有点火啦，“这不明明是自私自利吗！”

老军人大吃一惊，呆了。“小姑娘，你打哪儿知道这个秘密？”

“反正，不会是假的。”

“对对，咱们现在走吧，到办公室去。”

原来，这个“养蜂的老爷子”恰巧就是林团长本人。这件事情，算是顶顶糟透了。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笑起来，从车站回来的林班长笑得噎了一口茶水，捂着背象呕吐般咳嗽着。只有那个戴眼镜的女干部周玉珍没有笑，她严严板板地批评着：“没有礼貌，这是团长！”这么着，海英就更以为闯了大祸了，但是既然见到了团长，好歹都要说通。

“团长，饶我一回吧。参了军，我再不胡说了。”

老团长还在那里呵呵地笑得合不拢嘴。女干部李维丹象大姐姐那样亲切地把她搂在怀里，生怕她吓坏了，不断地安慰着。

显然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姑娘，因此小海英最初的不安，用不了多久便平静下来。只是参军这件事情，却很少有希望。

老团长说：“再过三年吧，咱们一定欢迎你来。”

海英苦苦地纠缠着：“老团长，你就答应了吧。要不，”她拍拍坐着的沙发，耍赖了：“我就在这里过夜，不回去了。”

老团长倒也很愿留下这个小姑娘多谈一会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八岁啦。”海英鼓起了勇气撒了个谎，象捏着个臭蟑螂那样，心里怪不好受。

“唔，十八岁？根本不象，太矮了。”

“怎么矮？十八岁的人，难道比十三岁的人还矮么？”

“你哪里象十八岁？十八岁的大姑娘，该有根长辫子了。”

“这也不算短啦。”她窘惑地把辫子揪了揪，明摆着，这两根鱼钩再怎么说是长不了。可是，不是有人比她的头发还短吗？她指着周玉珍说：“你们看，她要是梳两根辫子，保险象把浆糊刷子，可更短啦……”

满堂哗笑起来，人们给小姑娘逗得大乐。只有周玉珍又好气又好笑，她倏地站起来，一转身便走出去了。

老团长好不容易抑制住笑意，“好吧，好吧，咱们该谈谈正经事，你为什么要参军呢？”

海英眨着明亮的眼睛，毫不思索地说：“一个人，要为崇高的目的而活着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显然是摹仿了某个教师的口吻和动作，然后，她又加上自己的见解：“不参军，哪来的崇高呀？”

“你活着，该好好读书。年纪还小嘛。”

“嘿，年纪小有什么，秤锤虽小压千斤哪，这是你说的。”